

殘 春 及 其 他

1. 牧羊哀話…………… 2

2. 殘 春……………20

3. 今津記游……………44

4. 月 蝕……………66

牧羊哀話

(一)

金剛山萬二千峰的山靈，早把我的魂魄，從海天萬里之外，接引到朝鮮來了。我到了朝鮮之後，住在這金剛山下，日本海上，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。村名叫着仙蒼里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，都是面海背山，半新不舊的茅屋。家家前面，有的是蒺藜牆圍；更有花木桑松，時從牆頭露見。村南村北，沿海一帶，都是松林，只這村之近旁，有數畝農田，幾行桑柘。菜花麥莠，把那農田數畝，早鋪成金碧

迷離。那東南邊松樹林中，有道小川，名叫赤壁江，匯集萬二千峰的溪流，暮暮朝朝，帶着哀怨的聲音，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。

我初到村裏的時候，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，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，幸虧這村南盡頭，有位姓尹的媽媽，年紀已在五十以上。一人孤居，長齋禮佛。他聽明了我的來意，憐我萬里遠來，無親無眷，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了。尹媽門首，貼付白色門聯，——朝鮮風俗尚白，門上春聯，也用白紙，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。聯上寫的現成詩語。進得門去，小小一個中庭，薄有幾多花木。正面家屋，是一列三間；中間堂屋，兩邊住房，堂屋裏有層隔壁，隔成前後兩間，有戶相通。前堂上首，有座神桌，當中供尊玉磁觀音，左手有尊牌位。從戶口望去，屋後似有菜圃一方，直接金剛山麓。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。房裏別無他物，只有一張短檠，兩面推窗，像是久無人居，早變就灰塵世界。

住在尹媽家裏，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

間瞬已過我而去。我每日裏，無論天晴落雨，從早起來，便去遊山探勝，抵暮始歸。一個多星期之中，除了村後的九仙峰外，這偌大個金剛，快要幾幾乎被我踏遍了。毘盧，彌勒，白馬，永郎，凡這萬二千峰的朝容晚態，雨趣晴姿，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；我只一閉眼，一凝眸，便一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，呈來網膜之上。只可惜我不是文人，又不會畫畫；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，畫了出來，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。

(二)

獨坐九仙峰頂，仙人井畔，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，色相莊嚴，雲烟浮動，我的靈魂，早已陶然沈醉，脫壳優遊。忽然陣陣清風，從前山脚下，吹來一片歌聲。哀婉淒涼，分明是女兒聲息。側耳聽時，只聽道：

太陽迎我上山來，
太陽送我下山去，

太陽下山有上時，

牧羊郎去無時歸。

羊兒啼，

聲甚悲。

羊兒望郎，郎可知？

歌聲中斷。隨聞羝羊悲鳴聲。鈴聲幽微，幾不可辨。

羊兒頸上底鈴兒，

——是郎親手繫，

繫鈴人去無時歸，

鈴條欲斷鈴兒危。

羊兒啼，

聲甚悲。

羊兒望郎，郎可知！

聲浪漸行漸遠，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，一聲聲澈入心脾，催人眼淚。

非我無剪刀，

不剪羊兒衣。

上有英郎金剪痕，

~~~~~  
牧羊哀話

消時令我魂消去。

非我無青絲，  
不把鈴兒繫。  
我待鈴條一斷時，  
要到英郎身邊去。

聽到此處，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。我忙立起身來，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。往下看時，只見那往高城的路，有羣綿羊，可十餘頭，帶着薄暮的斜暉，圍繞着一位女郎，徐徐而進。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帔衫，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，芒鞋天足，隨步隨歌，歌聲漸遠，漸漸要不能辨悉了。

羊兒！羊兒！  
你莫悲哀；  
有我還在，  
虎豹不敢來。  
虎豹牠縱來；  
我們拚了命，

憑牠銜去哉！

羊兒！羊兒！

你莫悲哀！

女郎的歌聲，早隨落日西沈。女郎的影兒，也被前山拖去了。我的靈魂，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。我立在松樹腳下，不知過了幾多時辰，早已萬山入眼，羣星矚目，遠從那東海天邊，更飛上了半規明鏡。

### (三)

——客人，那是我們閔家佩羹小姐呢！

我同尹媽二人，坐在堂簷邊上，談說日間所見。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。

——既是位名門小姐，為何在此親自牧羊呢？

我這一問，似乎打動了她無限的心事。她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，半晌不曾回答我。我從月光之下，偷看得她的眼兒，早成兩個淚湖。我失悔我不

該盤根究底，這樣的苦了她。我正屏息懸心，搔摩不着，尹媽漸漸拭了眼淚，從新轉向於我。

——傷心往事，本想絕口不提。客人既是下問慇懃，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。但這萬緒千頭，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？

停了一會，她又纔往下說道：

——佩羹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，十年以前，家住京城大漢門外。小姐的父親閔崇華，本是李朝的子爵。只因當時朝裏，出了一派奸臣，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。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，請朝廷除倭安邦，本本都不見批發。子爵見大勢已去，不可挽回，便棄了官職，攜帶一門上下，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。

子爵前配夫人金氏，十六年前早已過世。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。金氏夫人死時，佩羹小姐，年纔五歲，子爵憐愛異常，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。我們尹氏門中，先祖代代，都是閔府家人。我的良人尹石虎，也是閔府中司事。我從前本有個小兒，  
.....

說着說着，尹媽的聲音便因哽了起來。

——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，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。子爵十分愛他，常叫他作“英兒英兒”。英兒比佩荑小姐長得一歲，小姐常叫他作英哥，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荑妹。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，倒真正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。

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，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，畢業之後，又曾經遊歷過紐育，倫敦，巴黎，維也納。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，在國外的時候多呢。歸國的時候，年纔二十二歲，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，已經滿了三年。李府倩人說合。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。子爵未棄官以前，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，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巾幗。客人，你試想想，這樣個聰明伶俐，有學問，有才幹的新夫人，怎麼能自甘淡泊，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？

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；摒去一切浮華，不干世務。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，小姐已漸漸長大，便叫我們夫婦二人，來這仙蒼里安身；只把英兒留在寺中，買了二三十匹羊

兒，叫他看管。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。白日裏每逢天晴，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。有時佩羹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。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，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！

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。子爵以爲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，叫了幾個寺僧來接。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。我們大家驚惶起來，忙分頭去四處尋找，找到海金剛，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。英兒靠着一個岩壁，佩羹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，他們倆早都睡熟了。那天晚上，也是有這樣的月兒。月光兒照着，海潮兒搖着，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裏面的一樣。他們那時候的光景，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！

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，英兒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，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寫字。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，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歲，佩羹小姐也長到了十五歲上了。子爵常說，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，使他

們長長見識。唉！誰知天不從人，我那英兒，他就在那年，……

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。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；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，恰巧那天上的月兒，也被一朵鵲黑的烏雲遮了去，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。我又不肯往下問，只得等尹媽哭住了，纔聽她含淚說道：

——他——他就在那年，被他的父——父親——殺了！

說着又哭了起來。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。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她，但連半句也尋不出，我只得跑去倒了杯茶來請她呷。她接在手中呷了幾口，說道：

——以下的話還長，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。

#### ( 四 )

夜分已深，外邊天氣甚涼；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。我同她進了我的居室，同坐在地板上——朝

鮮人席地而坐，席地而寢，還存着我們古代的遺風。尹媽取了封書信來，我接在燈下看是：

母親！兒今放羊回家，在這羊欄旁邊，拾得一封書信，明明是父親遺失的。因為是已經開了封，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——呀！母親！兒不看猶可，看了之後，早令兒魂飛魄散！

母親！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一美妹一父親。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。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，兒却四處尋之不得。母親！兒想此事聲張出來，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。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，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，最為上策。

母親！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，母親！你切莫悲哀！兒想生為亡國之民，倒不如早死為快。

母親！時間已迫，不能多寫。密書閱後，請火化之！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美妹惠存。

兒子英跪稟

另外還有一封是：

石虎鑒，

十日不得見矣。君可於今夜來寺，我在房中內應，能一網打盡最好。詩箋一張，明明是首反詩，成功之后，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首，有此一詩，便是贖身的符籙，急切勿誤！

閔李氏六月十一日

炎陽何杲杲，晒我山頭苗。土崩苗已死，炎陽心正驕。安得后羿弓，射汝落海濤。安得魯陽戈，揮汝下山椒。羿弓魯戈不可求，淚流成血洒山丘。長晝漫漫何時夜，長恨漫漫何時休。

怨日行     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

尹媽等我——看完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向我說道：

——這其中的情節，客人！你可是明白了。——我那英兒，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（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）死的。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。石虎隨即出門去了，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，等到半夜過

後，他纔踉踉蹌蹌跑了回來。不多一刻，又聽得有人叫門。我出去打開看時，兩個寺僧向我叫道：

——尹媽媽！不好了！你的令郎被人殺了！

我聽了這最后一聲，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，石虎他也像聽見了；從房裏跳了出來，叫着“殺錯了！殺錯了！”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，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。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，看見棹上有一封信，上寫着“母親親啓——子英”六個字，我把來抄入懷中；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。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，只見他滿臉都是血；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。我立即昏倒了去，不省人事。

我醒來的時候，已是晴天白日。我疑我做了個惡夢。待我定睛一看，我纔睡在佩蕙小姐的房裏。小姐坐在我的旁邊，已哭得兩眼通紅。我纔傷心痛哭起來。我待要起身，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癱了的一般，再也不能動顫。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，忙俯身來安慰我。我越法傷心，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。

不多一刻，子爵夫婦走進房來。子爵說道：

——英兒不能不就殞了。石虎總不見個影兒。

我聽了，纔知道他並不曾來寺。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：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，遞上子爵。子爵拆開看時，另外還有一封落出——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，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。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，佩荑小姐也走了出去。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，後來到果也猜着。李氏夫人的密書，我不曾火化得，頗轉請子爵看了。子爵氣上加氣，是不消說的。子爵悶了好半天，叫了幾聲英兒哭道：“我只望你早早成人，好替國家出力，誰知你纔替我父女而死。唉！我還有甚麼心腸，再……？”

子爵說猶未了，佩荑小姐從外跑了進來；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！

## （五）

燈心將盡，慘淡不明。尹媽抽簪挑燈，息了一會，再往下說道：

——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，都在靜安寺中。

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，到纔也漫漫的好了起來。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，便永無消息，不知他到底是瘋了，還是死了。我好了起來，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，是子爵萬分不肯。子爵已經落髮爲僧。倒虧得佩蕙小姐立意留在寺中，一面侍奉晨昏，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，一手領承看管。客人！這便是我那佩蕙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。你說可憐不可憐呢？小姐常對我說，自從英兒死後，大小羊兒，總是不肯十分進食。幾年之內，早已死了一多半了。羊兒每死一匹，小姐總要傷心一場，還要在英兒的墓旁，替牠作座羊塚。我想我那英兒，他在九泉之下，定會不十分寂寞呢。

## （六）

聽了尹媽一夕話，翻來覆去的，再也不能睡熟。好容易纔一合眼，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。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。前有墓道碑，上題‘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，十字。’恍惚墓的周圍果有

無數的羊羣<sup>羣</sup>。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羹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。——

牧臺全景，突然變成一座舞蹈場！場之中央，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。兩人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。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，豹兒，虎兒，……也在裏面。——

恍惚之間，突然來了位矮小的兇漢，向着我的腦壳，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！我‘啊’的一聲驚醒轉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；摩摩看時，算好到不是血液。燈亮已息了，只可恨天尚未明。我盼不得早到天明，好拜辭了尹媽而去。似這樣斷腸地方，傷心國土，誰還有鐵石心腸，再能彀多住片時半刻呢？

這篇小說是民國七年二三月間做的，在那年的‘新中國’雜誌第七期上發表過。概念的描寫，科白式的對話，隨處皆是；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。所幸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，我把字句標點的錯落處加了一番改正之外，全盤面目一律仍舊，把她收在這裏——怪可憐的女孩兒蘭，你久淪落孤島了！

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誌此



# 殘    春

( 一 )

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。

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，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，畫分出無限層彩色。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。我對着這種風光，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，恨不得攜酒兩瓶，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。

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，樓下有人扣門，不多一刻，曉芙走上樓來，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

面會我。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。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，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。怕是他來訪我來了。不然，便會是日本人。

我隨同曉芙下樓，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，他纔不是賀君，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，平滑無表情的相貌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，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。並且他的顏面細長，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，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螭鱗，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像，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。待我走到門前，他遞一張名片給我。我拿到手裏一看，恰巧纔是‘白羊’兩字，倒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。

白羊君和我相見後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：

——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，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。我的同學黎君，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，他常常談及你。

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，聽着白羊君的聲音，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，他又接

着說道：

——我是今年纔畢業的，我和一位同學賀君，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，同路歸國。

——賀君也畢了業嗎？

——他還沒有畢業，他因為死了父親，要回去奔喪。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，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，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，見到人就磕頭，就痛哭流涕，我們真是把他沒法。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，他坐三等，我坐二等，我時常走去看顧他。我們到了門司，我因為要賣些東西，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，留他一人在船上。等我回船的時候，我纔曉得他跳了水。

——哦！跳了水！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。

白羊君接着說道：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，用撈鈎把他鈎出了水來。我回船的時候，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，使他吐水，他倒漸漸地甦醒轉來了。水手們向我說，他跳水的時候，脫了頭上的帽子，高舉在空中畫圓，口中叫了三聲萬歲，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。白羊君說到他跳

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，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。

——但是船醫來檢驗時，說是他熱度甚高，神經非常興奮，不能再遠洋航海，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，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病院裏去，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，我也沒有工夫去取，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。入院已經三天，他總是高熱不退，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，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，怕是肺炎，胃臟炎，羣炎併發了，所以他是命在垂危。我在門司又不熟，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。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，我不久要寫信去。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來，說是‘能得見你一面，便死也甘心，’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。

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，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。因為往開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，我們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，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。

好像下了一陣驟雨，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，

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，忘在腦後去了。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，極口讚美我的樓房。他又踱去踱來，我看房中的壁畫，看我壁次的圖書。

他問我：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，怎麼的不見呢？

我答道：隣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。

我問他：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？

他答道：是你的一位同學告訴我的。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，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，我是學工的人，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，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，我和他同過船，所以認得。是他告訴了我，我照着他畫的路圖找了來。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？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，一座神社，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棹椅，我就曉得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。（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。）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，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。

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，我告了失陪，也往樓下

去幫曉芙弄飯去了。

## (二)

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，曉芙攜着一個兒子，抱着一個兒子，在車站上送行。車開時，大的一個兒子，要想跟我同去，便號哭起來，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。我便跳下車去，抱着他接吻了一回，又跳上車去。車已經開遠了，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臺上不動。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，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，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。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，太陽已西下，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，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。我回頭過來，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，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，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。

——可憐的是賀君了！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，跳海的時候，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。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‘存在’在誘引他，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。

——我和我的女人，今宵的分離，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。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，看見我沒有回家；明朝醒來的時候，又看見我不住屋裏；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。

——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，那他真是可憐！遠遠到得海外來，最終只是求得一死！……

——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？死在國內，死在國外，死在愛人的懷中，死在荒天曠野裏，同是閉着眼睛，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，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？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，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，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。

——他那悲壯的態度，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！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？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，最簡便，最乾淨的了。

——兒子們怕已經回家了，他們回去，看見一樓空洞，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？……

默默地坐在火車中，種種想念雜然而來。白羊君坐在我面前脛摩着嘴唇微笑，他看見我在看他，便向我打起話來。

他說：賀君真是有趣的人，他說過他自己是‘龍王’呢？

——是怎麼一回事？

——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，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，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，養在一個大碗裏面，他養了不多一刻，又拿到海裏去放了，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，說他自己是龍王，他放了的那匹小魚，原來是條龍子。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海下去，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。我們聽了好笑。

——恐怕他在說笑話罷？

——不然，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。他是有名的客齋家，但是他却肯出多少錢去買許多畫幅，裝飾得一房間都是。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，我們以為他病了，走去看他時，他纔在開着門畫畫。

——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逕呢！我驚異地說了，又問道：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？

白羊君說道：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，不過他總

也有些特長，他無論走到甚麼名勝地方去，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，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形勢來做裝飾。

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，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。我們從前在中國同學的時候，他在下面的幾班，我們不幸也把他當着弱小的低能兒看了。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！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，當成狂人，低能兒，怪物呢？世間上爲甚麼不多多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？

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。電燈已經發了光。車中人不甚多，上下車的人也很少，但是紙烟的烟霧，却是充滿了四隅。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，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，側身一倒便橫臥起來，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。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。

### (三)

Mojil Mojil

門司到了，月臺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。

門司在九州北端，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。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，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比是葉脈，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托處，便是諸葉脈的總滙處。坐車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車要，往日本本島的，或往朝鮮的，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。

木屐的交響曲！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。堅硬的木屐踏在水門汀的月臺上，匯成一片雜亂的噪音，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響。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時候，每到一處停車場都要聽得這種聲響，我當時以爲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，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割。

我同白羊君下了車，被這一片音濤，把我們冲到改扎口去。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。

出了驛站，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大街和側巷，彼此都沒有話說。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，白羊君

停了步，說是到了；我注意一看，是家上下兩層的木造街房，與其說是病院，寧肯說是下宿。只有門外掛着的一道輝煌的長銅牌，上面有黑漆的“養生醫院”四字。

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，是間六舖蓆子的房間，正中掛着一盞電燈，燈上罩着一張紫銅色包單，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。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，熱氣，石炭酸氣，酒精氣，汗氣，油紙氣，……種種奇氣的混淆。病人睡在在靠街的窗下。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，好像在替他省脈。我們進去時，她點頭行了一禮，請我們往隣接的側室裏去。

側室是三舖蓆子的長條房間，正中也有一盞電燈，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棹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。房中有脂粉的濃香。我們屏息一會，看護婦走過來了。她是中等身裁，纖巧的面龐。

——這是S姑娘。

——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。

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。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。她跪在蓆上，把兩手疊在膝頭，低聲地說：

——今天好得多了。體溫完全平復了。剛纔檢查過一次，只不過七度二分（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簡略語）。今早是三十八度，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。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。剛纔纔用了催眠藥，睡下去了。

她說話的時候，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，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繃成‘八’字。她的眼睛很靈活，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。

我說道：那真託福極了！我深怕他是肺炎，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，那就不容易望好呢。

——真的呢。——倒是對不着你先生，你先生特地遠來，他纔服了睡藥。

——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。……

白羊君插口說道：S 姑娘！你不曉得，我這位朋友，他是未來的 Doctor，他是醫科大學生呢！

——哦愛牟先生！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，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。我真喜歡學醫的人。你們學醫的人真好！

我說：沒有甚麼好處，只是殺人不償命罷

了。

——啊啦！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，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。那有……那有那樣的事情呢。

#### (四)

辭出醫院，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，已經是十一點過了。上樓，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，纔走進了白羊的寢室，扭開電燈時，一間四舖半的小房現出。兩人都有些倦意，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床舖陳，房間太窄，幾乎不能容下。

我們睡下了。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，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。他說他喜歡S姑娘，說她本色；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，說她是生在美國，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，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，回日本時纔三歲，由她叔母養大，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，已經做了三年了，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，怕

會得癆症而死……他還說許多話，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，漸漸不能辨別了。

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，名叫筆立山，一輪明月，正高高現在山頭，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(1)一樣。我和S姑姑徐徐步上山去，俯瞰門司全市，魚鱗般的屋瓦，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。赤間關海峽與盡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，幾隻無烟的船舶，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，浮在水上，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。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，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。山頭有森森的古木，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，橫寫着‘天下奇觀在此’數字，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。

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，在山後向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，對面坐下。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，山上一人也沒有，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，甚麼聲息也沒有。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，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，從山下登上山頂

時，彼此始終無言，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，也是互相默然。

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，她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：愛牟先生，你是學醫的人，醫治肺結核病，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？她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。

——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，你還要寬心些的好呢。

——我一定是有的。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，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，食慾又不進，並且每月的……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，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，但是我也不便追問。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，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，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，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，但是我也不忍斷言，使她失望。只得說道：

——怕是神經衰弱罷，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。

——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，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。我父母死時，我纔滿三歲，父母

的樣子我不記得了，我只記得一些影子，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，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。這種病症的體質，聽說是有遺傳性的。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，我就得……早死，我也好……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。她說着說着，便掩泣起來，我也暗暗傷心，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。沉默了半晌她又說道：

——我們這人，「真是有些難解，譬如佛家說：『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』，這個我們明明知道，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，却是日深一日。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，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，但是總不想停杯？……愛牟先生！你直說罷！你說，像我這樣的廢人，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？……」

——好姑娘，你不要過於感傷了。我不是對着你奉承。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，我們對於你，倒是慚愧無地呢！你就使有甚麼病症，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，不要空自擔憂，顛轉有害身體呢。

——那麼，愛牟先生，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

樣？

——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（日本稱庸醫爲竹籤）！

——啊啦，你不要客氣了！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，走到我的身畔。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，她軀身的兩肩，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芡菱，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，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蕾。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，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，圓睜着望着我，我擦暖我的兩手，正要去診打她的肺尖，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，向我叫道：

——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愛牟！愛牟！你還在這兒逗留！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！

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煙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。我纔跑到門首，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，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，身上沒有衣裳，全胸部都是鮮血。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。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，倒睡着我第二的一個小兒，身上也是沒有衣裳，全胸部也都是血液，只是四肢還微微

有些蠕動，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，我抱着兩個死兒，在月光之下，四處竄走。

——啊啊！啊啊！我縱使有罪，你殺我就是了！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無辜的兒子？啊啊！啊啊！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？我爲甚麼不瘋了去！死了去喇！

我一面跑，一面亂叫，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，披着白色寢衣跨在樓頭的扶欄上向我罵道：

——你這等於零的人！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！你把我們母子丟了，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，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？你想死，你就死罷！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！

說着，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，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，一齊倒在地上。——

驚醒轉來，我依然還在抽氣，我渾身都是汗水，白羊君的鼾聲，鄰室人的鼾聲，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，我把白羊君枕畔的錶來看時，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。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，依然是明明

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。啊！這簡直是 Medea 的悲劇了！我再也不能久留，我明朝定要回去！定要回去！

## （五）

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，濠水作深青色，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。濠中有木船數艘，滿載石炭，徐徐在水上來往。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；我和白羊用了早飯之後，要往病院裏去。病院在濠之彼岸，我們沿着石濠走去，渡過濠上石橋時，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，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菖蒲和紅薔薇，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。

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，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求我握手。他說，他早聽見 S 在講，知道我昨晚來了。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。我把白菖蒲交給他，他接着把玩了一陣，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。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，拿到鄰室裏去了。

我問賀君的病狀，他說已經完全脫體，只是四肢無力，再也不能起床。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，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。

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，只聽得 S 姑娘的聲音說道：

——哦，送來那麼多的好花！等我摘取薔薇來簪在髻上罷！

她不摘剪春羅，偏要摘取薔薇，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。

他們都走過來了，S 好像纔梳好了頭，她的髻上，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。她向我道了早安，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，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。Medea 的劇悲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，我不知道她昨晚上做的是甚麼夢。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，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，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。我便向白羊君說，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。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。

白羊君說：你可多住一兩天不妨罷。

S 姑娘說：怎麼纔來便要走呢？

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，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，所以不能久留。他們總苦苦勸我再住一兩天，倒是賀君替我解圍，我終得脫身走了。

午前十點鐘，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，彼此訣別了。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，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。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，火車行動中，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，在空氣中作舟楫的運動，想替火車加些速度。好容易火車到了，我便飛也似地跑回家去，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，都是安然無恙。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，她笑着，說是我自家虛了心。他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決定。

回家後第三天上，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，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。他說，自我走後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，白菖蒲花也漸漸枯了，薔薇花瓣，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，S 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。他又說，賀君已能行步，再隔一兩日要便起身回國了，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。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，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情懷。我把薔薇

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，我隨手寫了  
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：

謝了的薔薇花兒，  
一片兩片三片，  
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，  
你怎麼便這般憔悴？  
啊，我願那如花兒的人兒，  
不也要這般的憔悴！

十二年四月一日脫稿



# 遊紀津今

## (一)

**“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”**

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。當代的天才，每每要遭世人白眼。意大利詩聖但丁，生時見逐於故國，流離終老，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。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，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，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。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。空間上的驚遠性，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。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，在家

中過活了十多年，却不曾登攀過峨眉山一次。如今身居海外，相隔萬餘里了，追念起故鄉的明月，渴想着山上的風光，昨夜夢中，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，在月下做起了詩來。

不再扯遠了。我來福岡市，已經將近四年，此地的博多海灣，是六百四十年前，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。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。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，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，尚有一片防壘殘存。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，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，憑弔蒙古人‘馬蹄到處無青草’的戰地。

我在民國二年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，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。火車過山海關時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，早曾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，而今人之碌碌無能。後日讀 P. Remer 氏所著德國近代人利林克龍 (Lilicenron) 傳，敍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 (Pellworm) 上做堤防法督的時候，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，定然在高

堤上，臨風披襟，向着洶湧的狂濤，高叫出他激起的詩調。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，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，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，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？我至今還在渴想……唉！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，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，守着有座‘元寇防壘’在近旁，我却不會去憑弔過一回，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？

元寇防壘，日人所高調讚獎的‘護國大堤’，我的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。守此而不登，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？

## (二)

今晨八點鐘，早早跑上學校裏去，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，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，突然遲延了一樣，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。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，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紙隨手翻閱，覺得太無聊了。我想

起今日的課程，都是不願意上的，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，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，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，或者我親愛的自然，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。

市外的西公園，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，我們曾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，我已兩年不去了。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，園內有些梅花，定已漸漸開放，並且這樣晴好的天氣中，坐在那園中高處，看望太陽光下的海波，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。不錯，我便往西公園去罷！我纔一動念，我的兩腳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。我竟成為電車的乘客了。

電車西行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，到了西公園。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。別的同学都是挾着書包向東行，我一人却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，我又穿的是制服，戴的是制帽，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。我不是磨房的馬，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？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！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，我還沒有走到園門，驀遠性突然又

抬起頭來。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，到了今川橋，再坐幾站輕便火車，便可以達到今津。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嘛？元寇防壘！護國大堤！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！去罷！去罷！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！

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。沒有幾分鐘的光景，電車已經到了終點。我從今川橋下車，往輕便鐵道的驛站——名目雖叫驛站，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——上去買車票。我檢查我的錢包，只有五十錢（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）的一張紙幣。

——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？

——要二十四錢。

——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。

——要四十八錢。

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，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，找了我兩個銅板。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，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，是分區零買的。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：從此處到今宿，是八站路，一站四錢，從今宿再坐渡船機能到今津。

我問：渡船錢要多少？

他說：要三錢，

我聽着吃了一驚，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，今天的計畫，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？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尋，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。啊，好個救星！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，突然遇着了 Oases (沙漠中膏腴之地) 了！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，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。

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，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，就好像是世界第一。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，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，所有的側街陋巷，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。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。一下雨，全街都是泥淖淋漓，一颳風，又要成爲灰塵世界。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攆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，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。隔不許久，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，又要變成了泥醬了。驛前的街道，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。街心的四

條鐵軌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。街簷下的水溝，水積不流，昏白色的髒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，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。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，攤上堆一大堆山榛，婦人跪在地上燒賣。這種風味，恐怕全世界中，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。

坐在站中，望着外面雜踏喧闐的街市，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，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，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，真是無法醫治呢。

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。金錢一富裕的時候，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。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，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。火車輪船要運轉時，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，人要去旅行時，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。我便花了八個銅板，買了一匣紙烟，一匣洋火，便在驛站中吹煙吐霧起來。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，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朦了。滾蛋罷！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，把剩下的半隻紙煙，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。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，還在濶水中燻

蒸了一會殘喘。

### (三)

小小的機關車，拖了兩乘坐車走來，骯髒的程度，比上海‘大衆可坐’的三等電車，恐怕還要厲害。車中擁擠得不堪如像纔開封的一匣洋火。我上車得早，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了一個座位，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，竟來加上楔頭，坐到我左腳的大腿上，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，就使有拔山之力，也只好徒喚奈何了。

汽笛放起貓叫聲，火車已經開動起來。

過了一個停車場，兩面的街市，已經退盡，玻璃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，田地尚多裸身，有的已種麥苗，長已四五寸了。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，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。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。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，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，和着車輪的噪音，高談闊論，可惜談吐多不可辨。

又過了兩個停車場，車上漸漸稀疏了。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，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，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，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。出村，車入松林中。檢看票上站名，知是‘生之松原’。松原一面沿海，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，點點的明帆，昏昏的青影。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。背海一面，樹甚深遠，除了無數退走的樹幹外，別無所見。在這種晴和的天氣，能偕個燕婉的女友，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，怕更會是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。

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，走出海岸上來了。海水一片青碧，海天中有幾隻白鷗，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，盤旋飛舞。有的突然飛下海面，掠水而飛，飛不多遠，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。

火車到了今宿站。

我從今宿下車，問明了渡船所在。從今宿市中穿過，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。松林無人，陽光洒地，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，只有我自己地影兒在隨着我走。啼鳥在空中清囀。走過松林，又走到一

小小村落，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，席地，坐在太陽光中縫紉。出村，又走到海岸上來，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峰之下。渡船已開，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。渡家中的時鐘，已經十一點過了，時間不可不利用，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。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。

我踞在廁所中，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，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——B君喲！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，你恕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！

B君說：南洋地方大小便所，都是立在河邊，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。日本人的便房叫‘河屋’（Kawayaya），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。

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，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。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！這種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，於民族風俗史上，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！

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：

——戀愛者何？是一種自然的要求，如像人小便一般，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。

笑話！笑話！在這壁畫肅然的‘藝術之宮’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，渡船怕又要開了呢！

#### (四)

今津是在系島郡上。系島原來不是海島，是與陸地相連。渡船在海灣中過渡，海水異常清澈，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。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，上了岸後，竟把地方走錯。問了多少行人，走了多少枉路，我纔走到了今津。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，我在村中旋來旋去，只想朝外海邊走，却只在村中打盤旋，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，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，有一張是‘勝福寺的蟠龍松’，有一張是‘元寇殲滅碑’，有一張就是‘元寇防壘’了。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，我不禁大失所望。啊！這就是‘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’了嗎？一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

以尋出。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，站在這種大堤上，恐怕也吼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調來了。

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，近在店旁，叫我去看蟠龍松。

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，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記念物的消息。關於此樹，有一浪漫諦克的口碑流傳。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 (Ashikaga Takauchi) 來在九州的時候，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，親來拜訪。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禪娟侍坐。尊氏大驚，怒罵禪師品性惡劣。禪師自若，而美人慚憤，跳入庭前池中，化爲大蛇，蟠松而逝。

外史氏曰：迂哉！迂哉！足利尊氏也！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迂哉！迂哉！侍側之美人也！不知種種聲聞，都如泡影。

這種無稽的傳說，總覺有種葱籠的詩意，引人入魔，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，護國的大堤還不曾到眼，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，我沒有在

## 夢境中低徊的餘地

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，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，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。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，上有亂石狼藉，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，我纔知道就是所謂‘護國的大堤’！冤哉！冤哉！浪漫諦克的驚遠性之誤人也！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。我坐在亂石上，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。

——堤長不過百丈。堤上狼藉些極不規則的亂石，大者如人胸廓，小者如人頭首，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，最高處僅及股臂關節。

堤前爲海灣，堤後爲松林，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。海風清爽。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獅頭，樹木甚蒼翠。

海灣中水色青碧，微有漣漪，志賀島橫陳在北，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，瞭然可見。西北亦有兩小島，不知名。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，右岸平削如屏，左有峯巒起伏。正北灣口海霧濛濛，中有帆影，外海不可見。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，其上又有

一片白色卷層雲，又其上天青如海，

太陽當頭，已是正午時候。

堤前砂岸，淺草衰黃。有長橢小蠅在日光中飛繞，無力。

茅屋幾椽，已頹圯，疑是漁人藏舟之處。——

郵片已寫滿了，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，元艦四千艘，元軍十萬餘人，竟會於一夜之間，突然爲暴風所淹沒，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。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‘赤壁’的一詩。

“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

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”

在堤前沉吟了一回，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，折戟雖沒有，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，左右兩橫突起，開張如蝶翅，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，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。這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，或者便是元軍載來的水牛殘骨，也說不定。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，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峯。

## (五)

獅頭峯餘勢，當獅體之尾端上有一段平坦高原，上有一碑，碑題‘元寇殲滅之處’五字。碑前有紀名銅柱，上題‘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’。碑下有石欄環繞，周圍有幾處竹欄，各圍淺松一株，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。坐石欄上四望，三面均被海水灣環，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，此地千年之前，當然是絕立的孤島，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。所謂護國的大堤，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，也是不能說定。轉入碑後，碑後亦有‘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’等字樣。

捨碑，向山脊行去，山路高低不平，漸登，氣漸促，喉嚨渴不可耐，失悔來時不曾買些橘子。登山決不是件樂事，以為怕要到峯頂了，山路一轉，峯頂依然還在上頭。如此屢受欺騙，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，熱，汗流，渴，氣促，心搏亢進，筋力疲勞，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。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。遇山樵數人，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

香。將至絕頂，有小小一座神社，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。紀遊者的芳名，題滿外壁。在神社前坐息，勇猛的心臟，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。心氣漸漸平復了，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。獅子頭臨海，古松森森，<sup>參</sup>禿石疊疊，俯瞰海灣，青如螺黛。有漁舟一隻，長僅尺許，有兩人在舟中垂釣。唐人太上隱者有‘答人’一詩，

“偶來松下坐，高枕石頭眠。

山中無歷日，寒盡不知年。”

他這第一句，我實際辦到了。第三句，我也實際辦到了，因為我沒有帶帶錶來。但是我的懶惰工夫，却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。我午後二時起，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，我看見日腳偏西，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，我的腳也不肯唯唯聽命了。

我正站立起來，打算要走，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，使我大吃一驚。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。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，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。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，決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

上的來路走下山去。路極險隘，攀援樹枝而下，路盡處，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，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。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？一人向我乞火，我把火柴給了他。啊，這兩個工人，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，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？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，格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，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，那豈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？……

古人說：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。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，倒是從惡如登，從善如崩了。我此處所謂善惡，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。人不是那麼容易為惡的，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，做出一種惡事，心裏所受的不快，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。偶爾做出一件善事，心裏所生的快感，也怕和這下山的快感無甚損益。

上山時那麼困苦，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；一到下山，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，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，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，『飛飛，飛，我身輕如鳥，聽憑山道的傾斜，把我滑下山來，真是舒服，真

是舒服，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。

( 六 )

取捷徑趨向渡頭，渡船又已開了。在渡頭近旁小店中，買了一瓶荷蘭水。啊，甘露！甘露！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，已經是午後二時了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早知道這樣，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？恨不曾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，恨不會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！

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，B君——又是B君，B君！你恕我不客氣，濫引你的雅言了！你說：“只要是處子，便是位美人”。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。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，她稱的分兩，分外足實呢！我說：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！她微微地向着我笑。

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，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。我便投了一個給他，他才兀的驚立起來，嚕嚕地向我恨了兩聲走

了。他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？這位獅子狗兒，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。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，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，有不反射地啞啞狂吠的嗎？對不住！對不住！天下的道德家喲！天下的獅子狗兒喲！恕罪，恕罪！

午後的海水，又是一般氣象了。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，激越的動搖，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有，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。潮水漸漸消退了。渡船將要到時，突然擱起淺來。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，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，梳的是最新流行的‘七三分’頭，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，一個披的是狐皮。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，緊相依傍。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擱淺，都偏過頭來。我的視線同她們覲面相值。啊，這真是鄭交甫遇着江妃，盧梭遇着雅麗，格拉芬里德了！要是她們的船擱了淺的時候，我定要跳下水去，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，替雅麗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，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。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？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？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

思。我真羨慕盧梭！他真幸福！他替雅恪二姑娘牽馬過溪之後，被二女殷勤招待，騎在恪姑娘馬後，緊抱着她，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。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，她們又反把梔枝投向樹上去打他。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。雅姑娘也莫有發氣，啊，幸福的盧梭呀！……

船動了！不要再空嚙餓涎了罷！

浪漫諦克的夢遊患者喲！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：

十一年二月十日



月 蝕

八月二十六日夜，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。

早晨我們在新聞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，便打算到吳淞去，一來想去看看月亮，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。

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。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，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。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，竟連一坯自然的地面也找不出來。遊戲的地方沒有，空氣又不好。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。他們初來的時

候，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，如今呢，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，就是性情也變得很舛僻的了。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，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。啊！但是，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！

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，但又有些畏途。想到鄉下去生活，但是經濟又不許可。呆在上海，連市內的各處公園都不曾引他們去過。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，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經不喜歡，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，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。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。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。

我們在日本的時候，住在海邊，住在森林的懷抱裏，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，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。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，——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劃了，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，我們也不容易跑去，我們是太爲都市所束縛了。今天我要發誓，我們是定要去的，無論如何是定要去的了，坐汽車去罷？坐火車去罷？想在

午前去，但又怕熱，改到午後。

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，他們的歡喜真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。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福，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，中午時連飯都不想吃了。因為我說了要到五點鐘纔能去，平常他們是全不開心的時鐘，今天却時時去瞻望，還莫到五點！還莫到五點！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！

好容易等到了五點鐘，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，突然來了一個朋友，我們便約他同去，我跑到靜安寺旁邊汽車行裏問問車費。

不去還好了，跑了一趟去問，只駭得我抱頭鼠竄地回來。說是單去要五塊！來回要九塊！本是窮途人不應該妄想去做邯鄲夢。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，工錢纔只三塊半呢！五塊！九塊！

我跑了回來，朋友勸我不要去。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，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過了很麻煩的，

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，上車下車是夠當心，要到吳淞時，頂小的一個孩子又不能不帶去。

啊，罷了，罷了！我們的一場高興，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得七零八碎了！可憐我們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，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。

朋友走的時候，已經將近七點鐘了。

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，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！可憐的亡國奴！可憐我們連亡國奴都還夠不上，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，只有我們華人是狗！……

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，但想到小孩子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，上樓去披件學西洋人的鬼皮。

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，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。出了一身汗，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。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。

——爲甚麼，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！她問了我一聲。

——不能，穿和服也可以，穿印度服也可以，

~~~~~

③

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。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，其實狗到可以進去，人是不行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。

我的女人她以為我是在罵人了，她也助罵了一聲：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罷！

——我單看他們的服裝，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。你看，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，這硬領下要結一條領帶，這不是和狗頸上套的項圈和鐵鍊是一樣的麼？——我這麼一說，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。

哈哈，新發見！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，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新發見。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，說是女人用的環鐲，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子時所用的枷鎖的蛻形；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，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。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為奴，項帶枷鎖；異日強弱易位，被支配者突然成為支配者，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為永遠的裝飾了，雖是這樣說，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，却只是一個想像，恐怕真正的考古專家一定不以為然。……然不然我倒不管，好在

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，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。……

在我一面空想，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，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，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。啊，究竟做狗也不容易，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！我早已出了幾通汗，領帶結終是打不好，我只好敷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。

走的時候，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纔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還叮嚀了一些話。

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，車到跑馬廳的時候，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。因為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，顏色也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，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。

二兒最初看見，他便號叫道：Moon! Crescent Moon! 他還不知道是月蝕，他以爲是新月了。

小時候每逢遇着日月蝕，真好像遇着甚麼災難的一樣。全村的寺院都鑼鐘鳴鼓，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。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，

想把日月吃了，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，把日月救出：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，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。小時讀的書上，據我所能記憶的說：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，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，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。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，諸侯三兵三鼓，大夫擊門，士擊柝。這可見救日月蝕的風俗自古已然。北歐人也有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，他們說：天上有二狼，一名黑蹄（Hati），一名馬納瓜母（Managarm），黑蹄食日，馬納瓜母食月，民間作聲鼓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。

這些傳說，在科學家看來，當然會說是迷信；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，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？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，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，不僅是吞噬日月，還在互相嚙殺麼？

啊啊，溫柔敦厚的古之人！你們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詩。你們的生命充實，把一切的自然現象都生命化了。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，竟推廣

到了日月的身上去。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，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，傳達到我耳裏來了！

啊，我畢竟昧了我科學的良心，對於我的小孩子們說了個天大的謊話！我說：那不是新月，那是有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。

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：狗兒，走開；狗兒！

大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：怕是雲遮了罷？

我說：你看，天上一點雲也沒有。

——天上也沒有狗啦。

啊，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。

車到了黃浦灘口，我們便下了車。穿過街，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。兩個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來，他們真是歡喜得了不得。他們跑起來了，跑起來了，歡呼起來了。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橈子上坐下，他們便在一旁競跑。

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，橙紅的顏

色已漸漸轉蒼白了。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，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青色一般。江心有幾隻遊船，滿飾着燈彩，在打銅器，放花毬，遊來遊去地回轉，想來大約是救月的了。啊，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還保存着，但可憐吃月的天狗，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，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真多，銅鼓的震動，花毬的威脅，又何能濟事呢？

兩個孩子跑了一會，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：

——那就是海？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。

我說：那不是海，是河。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。

我的女人說：是揚子江？

——不是！是黃浦江。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，揚子江的上遊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敘府等處，河面也比這兒寬兩倍。

——唉！她驚駭了，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嗎？

——是，是可以走，大水天，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。

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：那是山？

我說：不是，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，名叫浦東：因為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。你看月亮不是從那兒昇上來的嗎？

——哦，還沒有圓。……那打鑼打鼓放花炮呢？

——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。

——是那樣嗎？嚇，嚇，……

——趕起狗兒跑罷！嚇，嚇，……

兩人又同聲么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。

電燈四面輝煌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，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。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，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。

——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，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：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。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。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，有時候真如像刀削了一樣，山頭常常戴着白雲。船進了峽的時候，前面看不見去路，後面

看不見來路，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，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。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，仰頭望去，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。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，時而爲暮雨，時而爲朝雲，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，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，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。

啊啊，四川的山水真好，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，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，我們回到那兒，我們回到那兒去罷！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，種些芋粟，養些鷄犬，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，孩子們任他們同犛鹿跳舞。啊啊，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。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。……

我說話的時候，我的女人凝視着我，聽得有幾分入神。

——啊，我記起來了。她突然向我說道：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。

——甚麼夢呢？

她說：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？我昨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。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，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，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。裏面也有花園，也有魚池，也有曲橋，也有假山。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，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。更好是那間廠裕的樓房，四面都有欄干，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，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，只是看不出海罷了。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。房金又賤，每月只要十五塊錢。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。晚上因為沒有電燈，你在家裏守小孩們，我便出去買蠟燭。一出門去，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，我回頭仰望時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，被風一吹，一根根都脫出臼來，在空中打擊。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。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，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。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。屍骨們的顎骨一張一合起來，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，一種怪聲形容的喉音。他們指着用

位特別瘦長的說：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，他是受了鬼祟，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。他們叫我們不要搬，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。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，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，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。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。兩個大的小孩子嚇得哭也不敢哭出來。我催你趕緊搬，你纔始終不肯。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，也吐出一種怪聲，說要上樓去看書。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。我們母子只嚇得在樓下暗哭，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。

——啊，真好一場夢！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！像這上海市上墜白磚紅的華屋，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嗎？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嗎？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，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，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嗎？啊，我們一家五口，睡在兩張棕網床上，我們這五個月來，每晚做的怪夢，假使一一筆記下來，在分量上說，怕可以抵得上一部‘胡適文存’了呢！

——胡適文存？

——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，有一寸來往厚的四厚冊。

——內容是甚麼？

——我還沒有讀過。

——我昨天晚上也夢見字多姑娘。

——啊，你夢見了她嗎？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？

我們這麼應答一兩句，我們的舞臺便改換到日本去了。

民國六年的時候，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？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隣居，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。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尚能存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。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，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。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。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，餘都住居在樓上腳不踐地。

因為是漢學家的家庭，又因為我的女人是他

們同國人的原故，所以他家裏人對於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。他家裏有三女一男。長女居孀，次女便名字多，那時只好十六歲，還有個十三歲的幼女。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。

字多姑娘她的面龐是圓圓的，顏色微帶幾分蒼白，她們取笑她便說是‘盤子’。她的小妹子尤爲俏皮，一想要苦她，便把那‘月兒出了’的歌來高唱，歌裏的意思是說：

月兒出了，月兒出了，
出了，出了，月兒呀。
圓的，圓的，圓圓的，
盤子一樣的月兒呀！

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，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。

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，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，字多姑娘的臉便要漲得緋紅跑去干涉。她愈干涉，唱的人愈要唱，唱到後來，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。

因爲太親密了的緣故，他們家裏人——字多

姑娘的母親和孀姐——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。那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，被她們盤詰不過了，只謊說是兄妹，說是八歲的時候，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，只剩了她一人，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爲義女撫養大了的。宇多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爲真了，便時常對人說：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，把宇多許給我。

我的女人在崗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。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煮飯或掃地。

宇多姑娘來時，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。一人獨來的時候也有，但手裏纔要拿點東西，立不一刻她便就走了。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。有時她家裏有客，晚下不能用功的時候，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，拿書到我家裏來。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棹上，我看我的，她看她的。我若一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，她總十分害羞，立刻用雙手來把書掩了。我們在棹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。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，她的小妹

妹又走來了。

只有一次禮拜，她一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裏來，剛立定腳，她又急忙蹣手蹣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。我以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，停了一會他又蹣手蹣足地走了出來。她說：剛纔好像姐姐回來了的一樣，姐姐總愛說閑話，我回去了。她又輕悄悄地走出去，出門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。

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回來了，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。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。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，時加白眼。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。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。

我們和她們共總只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，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。畢業後暑期中我們打算在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，在一月之前，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。

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，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。

——K君，K君，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，

你快出來看……

她的聲音太低了，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。我忙捲卷出去時，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，我跟了她去，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，她向空中指示。

我抬頭看時，纔知道是月蝕。東邊天上只剩一鉤血月，滿天黑雲怒湧，分外顯出一層險惡的光景。

我們默立了不一會，她婦姐惡很很地叫起來了：

——字多呀！進來！

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。

我的女人說：六年來不通音問了，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？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，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。我們在回上海之前，原想去探訪她們一次，但因為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，終竟沒有去成。

——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，怕已經出了閣罷。

——我昨晚是夢見她的時候，她還是從前那

個樣子，是我們三人在岡山的旭川上划船，也是這樣的月夜。好像是我們要回上海來了，我們去向她辭行。她對我說：她要永遠營獨身生活，想隨着我們到上海。

——到上海？到上海來成枯骨麼？啊啊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了。

我們還坐了好一會，覺得四面的噪雜已鎮靜了好幾分，草坪上坐着的人們大都散了。

江上吹來的風，添了幾分濕意。

眼前的月輪，不知道幾時已團圓地昇得很高，變着個蒼白的面孔了。

我們起來，携着小孩子纔到公園裏去走了一轉，園內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，印度人也有。☺

我的女人掛心着第三的一個孩子，催我們回去。我們走出園門的時候，大兒對我說道：爹爹，你天天晚上都引我們這兒來罷！二兒也學着說。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要求，使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。

十二年八月廿八日夜

——完——

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

一九三一年三月再版

1501 —— 2500册

本書實價大洋五角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